

八股文自明清以来作为一种文体，是为科举取士而设的。试题则取自四书五经，作法是代圣贤立言。但八股自清末废止，百年以来，已成古物，当世已无有作者。兹就耳目所接，不辞孤陋，聊作一夕之谈。

一、八股与代言

一篇八股的写作程式，开首两句便是破题，破题要将题目意思讲清楚，“破”者，破解是也。总要以二句破开题字或题意，始得合式。即使题目冗长，或数句或一章数章，均以二句为限，文字则重在浑融。

破题之后是承题，因破题比较浑融，故再以四五句上承破意，下启全局。若首句发端用“夫”字，是表明承上意而加以点明之词，用“盖”字是承上意而推原本始，若“甚矣”，则是用破意而恳切言之。同时将破中的紧要字眼承接下来，抒发开去，开阖转折，纾徐委婉，使题意通晓畅达。作法或正破则反承，反破则正承；顺破则逆承，逆破则顺承，总之贵乎简切。

第三步起讲。要用数句，或十数句包举题意题理。前人说：起讲相当于发凡，即全文文字由此讲起而发其大凡。既是发凡，则写法宜虚不宜实，宜简不宜详。宜开门见山而不可遮头蒙面，宜提纲领挈而不可松散笼统。以后由浅入深，井井有序，以免叠床架屋之蔽。其大要全在安顿上文妥帖，又能留出下文地步，不致将题意说完。因破承只在解题，其微言大义，要通过起讲予以发掘，同时为往下的八股正文提供发挥余地。

以上是八股入题前的三个组成构件，特别破题是否紧扣试题，最能见出作者分析破解与概括题要的能力，而考官往往据此预判文章的优劣，决断试卷的取舍。下面几段小故事，读后想必可以领略其中的魅力。

据载，嘉靖五年进士赵时春九岁时应童子试，文字甚佳，但考官疑他人代作，便以“子曰”二字命题面试，赵应声曰：“匹夫而为百世师，一言而为天下法。”又命以其姓名作一破题，赵又破道：“姓冠百家之首，名居四序之先。”前后两道破题，如谜面谜底，影形相随，天然浑成，不可移易，从此一破成名。

又有湖北某郡一白发老者年已七十，也来应童子试。考官说：请试破一题，若破得好，方得入场。因取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各首句合为一题，题曰“大学之道，天命之谓性，学而时习之，孟子见梁惠王”，老童应声道：“道本乎天，家修而廷献也。”考官不禁叹服，说：“请入学！”

诗人宋芷湾因少年家贫，曾在试场作人枪手，被考官查获，按例将枷锁示众。宋再三求免，考官毕竟爱才，要他现身说法以眼前场景为题拟一破题，拟得好则可免罪释放。宋不假思索便说：“加乎其身，自取之也。”考官一笑，知他尚有悔改之意，手下留情，放了回去。宋于是闭门读书，果然在嘉庆四年成为进士。

再如明代某科乡试出“子在川上曰”一题，有士子起讲写道：“今夫天地之化，往者过，来者续，无一息之停，乃道体之本然也。然其可指而易见者，莫如川流，故夫子于此发之。”虽全用朱注作讲，亦可谓妙手偶得之了。发榜之日，此人果然高中解元。

起讲后还要领题，即用一二句，或四五句过渡性的话语，以便

将上文领到八股的正文。所谓正文，便是八股文的主干，即起比二股、中比二股、后比二股、束比二股。

比者对也，从形式上看，要求在每二股的遣词造句上，诸如字数的多寡，词性的匹配，句式的变换以及声调的缓急，必须两两偶对成文。但相对楹联与五言试帖诗的齐整严密，八股在同比内的上下二股可以回避重字，对应句的字数亦可略有参差，还是比较宽松的。

从内容上说，又要依据破题、承题、起讲所破解的题义，以代言的要求，层层深入，不留余地地加以阐述。并分别起、中、后、束各二股，应用起承转合的手法，敷衍成章。最后，用一二句统括行文之意收结完篇，或用多句在本文外别立一意落下。

清初大儒李光地《榕村语录》指出：“时文（即八股）名句与诗词不同，要从性命道理上出。”方苞的《钦定四书文》亦强调八股文“惟其理之是而已”。既然八股代圣贤立言，就得遵循其经义之理，在确定的语境下，审视其包蕴的义理，设身处地体察古圣贤此刻的心理动态，并摹拟其言语口吻，栩栩如生。然而，八股的写作更是对综合思辨的考量。纵观历来的传世名作，往往“比”则正反相生，不涉偏颇，“理”则阐发透彻，思路缜密，而且一线到底，一丝不紊。试举明万历二年进士赵南星“非其鬼而祭之谄也”（语出《论语·为政》）一文（节录）曰：

世之可以富人可以贵人者，亦已尊而奉之矣，而富贵之未至意者，其乏冥助耶？祭以祈之，而逢迎之态何所不备；

世之可以困人可以苦人者，亦既柔而下之矣，而困苦之未祛意者，其有阴祸耶？祭以禳之，而颠蹶之请岂所忍闻。（后比）

自下而干上，是之谓僭，僭之所不敢避，乃足以効其诚；

有废而私举，是谓之乱，乱之所不敢避，乃足以明其敬。（束比）

藉灵宠于有位，既以谄鬼者以谄人；求依凭于无形，又以谄人者而谄鬼。吾不意世道之竞谄者，一至于此。（大结）

或说此文是为嘉靖首辅张居正卧病，朝士并走群望而发。“谄”字如此着笔，可谓入神之作，淋漓喷薄，极文字之能事。作者藉经义之题，别生枝节，一吐胸中块垒，至今读来尚凛凛有生气。诚如董其昌所说“代当时作者之口，写他意中事”（《论制举文九法》），颇具文学价值。

二、八股与文学

八股的文学化过程是在明代中晚期发端的，初则“顾其制义，气则古文之气，法犹时文之法”，尚尊奉功令，恪守程朱。其后时移势迁，逐步流变为六经注我，纵横开阖，一无羁绊，又转而“写他意中事”，即汤显祖在《王季重小题文字序》中所谓的“能于笔墨之外言所欲言”。上引赵南星藉经义之题用古文手法而别生枝节的一篇，则是其中的佼佼者。这样，时文便与古文逐步合一流派，而一些名家八股亦为文学界视同于古文；同时一些古文大家如唐顺之、归有光、茅坤等人，也无一不是八股名家高手，当可明其端倪。

八股的文学化还取决于代言角色的转型。

近世戏曲学家吴梅曾说：“明代文章，止有八比之时文与四十出之传奇，为别创之格。”（《顾曲麈谈》）将八股与传奇并列，承认其文学地位，这并非惊世之谈。早在



晚清，黄人于《中国文学史》“明人制艺”章中即已发此秘，并将八股文与传奇等量齐观了。

同时，文学家卢前在《八股文小史》中分析了二者的渊源，认为：“八股文的结构与曲的套数结构相似。破承，即曲中的引子；中间对比，则如南词的过曲，亦如北曲套数中所规定的牌调。而落下则如尾声。”又因杂剧是以入角色口气的代言体，八股也是代言，结论是：“八股文出于元剧。”而数百年前，清初诗论家吴乔也曾说“（八股）以代人口气比之元人杂剧”，其后钱大昕起而质疑，然语焉不详，无从考究了。

正由于八股文要“入口气”代圣贤立言，因此，无论八股戏曲，都要求用心体察人物的行为、意念及其个性，都要以代言方式付诸笔墨，这样彼此就有了交通。汤显祖是明代杰出的杂剧家，其名作《牡丹亭》倾倒世上几多少少女；但他同时也是八股名家。明末陈名夏在为汤显祖《玉茗堂制艺》所作序中，说其“古文词及诸制艺巧心俊发，鲜采动人，魏晋诸名士不足多

也”，清初翁长城评玉茗堂八股也说其“择理精醇而以名隽出之，以六朝之佳丽，写五子（周二程张朱）之邃奥”。而贺贻孙《激书》卷二则讲了一个故事：

黄君辅学八股文字，揣摩十年，入汤显祖先生之门。每进其所作，先生即掷之于地，说：“你何不把我的这些都给我烧了，先去读我的曲本！”随即给了他一本《牡丹亭》。黄于是闭户展玩，一日，忽然悟道：“先生教我的文章变化，都在这里面了！”由是文思泉涌。

后来董其昌在《俞彦直文稿序》中也有一段故事：

岭南廖同野为孝廉时，以行卷进谒吾乡陆文裕公，公问：“曾读《西厢》、《伯喈》否？”廖素以博雅自命，不读非圣书，故将其语置之脑后。过了一月，又以行卷进谒，公又问：“为何不读二传奇耶？”廖此时方始明白其语重要，归而读之。又过一月，文裕见其文曰：“可惜落第二层矣！倘读得早，可作第一，如今晚了！”

难怪晚明诗画家倪元璐为孟子若《桃花剧》作序云：“文章之道，自经史以至诗歌，共秉一胎，要是同母异乳，虽小似而大殊。惟元之戏曲与今之时文如孪生子，眉目鼻耳，色色相肖。”（引自钱钟书《容安馆札记》）

八股与元剧如此密切相关，那就好有一比：若破承、起讲是台上的说白，则八比即是曲中的独白。虽不中，当亦不远。

然则八股之出于杂剧也好，以古文为时文也罢，毕竟还是一块仕途的敲门之砖。于是好事者便着意于代言角色转型的尝试，相继出现一批或触及社会、或贴近市井、或取材戏曲、或出之谚语俗语并以八股为载体的文字，嬉笑怒骂，皆成妙谛。其间如清初文学家尤侗取材于《西厢记》杂剧的《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》，更被启功先生誉为“最著名的游戏八股文”。

三、八股与游戏

《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》取题《西厢记》“惊艳”一折的一句唱词，抒发张生在佛殿上与莺莺蓦然邂逅，而后临去回眸一转那一刻欲罢不能的身心触感。此文虽严格遵循八股程式，却只为剧中主角张生代言。

其文从出句“想双文之目成，情以转而通焉”为破题，到承题“盖秋波非能转，情转之也”的承上补足题意，托出“然则双文虽去，其犹有未去者存哉”的悬念却引而不发，可谓环环相扣，步步入胜。而张生本人更不免想入非非，由是进入入角色代言的起讲：“张生若曰：世之好色者，吾知之矣，来相怜，去相捐也。此无他，情动而来，情静而去耳。钟情者正于将尽之时，露其微动之色，故足致人思焉。”然后一句“有如双文者乎”，再补足其所思者，随即将上文领入八股正文。

以下则分别八股，从起比“最可念者”“更可恋者”，中比“吾不知未去之前，秋波何属”“吾不知既去之后，秋波何往”，后比“此一转也，以为无情耶”“此一转也，以为情多耶”，一路讲去，直至束比“噫嘻！招楚客于三年，似曾相识；倾汉宫于一顾，无可奈何”，戛然而止。末了以“有双文之秋波一转，宜小生之花眼缭乱也哉。抑老僧四壁画西厢，而悟禅恰在个中？盖一转者情禅也，参学人试于此下一转语”收结。

尤侗此作收入其《西堂杂俎》，据说传入宫掖，顺治帝读了大为叹

赏，连呼“真才子”“老名士”不止。

在此之前，唐伯虎于明代嘉靖年间也有取自《西厢记》的八股小品，如《兰麝香仍在珮环声渐远》，如《你不合临去也回头望》，又如《我从来心硬一见了也留情》《管教那人来探你一遭》，以及《你破工夫今夜早些来》等，共十六首（见《古今滑稽文选》）。因启功先生疑是后人伪托，姑不具录。

至于取自市井巷陌及其世故人情，也有清代嘉庆年间缪艮《文章游戏》所收的一篇八股，题曰“苏州王三胡子有两侄焉，其阿二秀才来则饭之，阿三童生来则不饭也”，作者鲍煊。今从寄庐老人《游戏八股四篇浅评》中抽出此作，以飨读者，并用为本文收结：

势利起于家庭，至王三胡子而已极矣。（破题）

（长题之破，最宜简要，既拖拉不得，又须切当明确。这里先用反破、暗破，即势利句破其下两句；然后用明破，破其上句王三胡子）

夫同一侄也，而有饭有不饭，则以秀才童生故。谓非势利之起于家庭哉！（承题）

（既为反破，自须用顺承。此处所承，在于两侄之“饭与不饭”上；势利句则承王三胡子。文字如此倒转旋绕，始有力而无重复之弊）

尝闻苏州有空头之名，至阊门为尤甚。若王三胡子之待其侄阿二、阿三是已。（起讲）

（首句起，次句承，由远及近，由一般到特殊。其末一句，则转合一并而出，非常爽直。以上是从作者角度的观感，下面就全从王三胡子的心理揣摩设想了）

使王三胡子而为慷慨人也，则阿二饭，阿三亦饭。胡为阿二饱而阿三饥；

使王三胡子而为吝啬人也，则阿三不饭，阿二亦不饭。胡为阿二有而阿三无。（提比）

（这里为王三胡子设定了或慷慨或吝啬的两种品格，则饭与不饭，按理都将一视同仁。然则王三胡子何为区别待呢）

则以秀才、童生故。（出题）
视其头，则雀顶焉；视其身，则蓝衫焉；视其足，则皂靴焉。王三胡子若曰：凡所以辉煌乎门庭者，阿二也。若阿三者，惟青鞋布袜而已，何必饭；

见教官，则老师焉；见知县，则父台焉；见知府，则公祖焉。王三胡子若曰：凡所以光耀乎故里者，阿二也。若阿三者，惟“老爷”“小的”而已，何必饭！（中比）

（中比全以秀才的衣着、礼节上下笔。在旧日，我依稀记得秀才虽穷，但还是能受到尊重的。如秀才与一般无功名的平民涉讼，见官时可以打躬作揖，可以旁立申诉，不用下跪的）

惜也，阿二仅得为秀才也，浸假而举人焉，浸假而进士焉，浸假而翰林焉，王三胡子方且掇尾捧臀之不暇，而奚止乎一饭；

幸也，阿三犹得为童生焉，浸假而雇工焉，浸假而轿夫焉，浸假而乞丐焉，王三胡子又且闭门驱逐之不暇，而奚止乎不饭！（后比）
（后比即是文之后路，自然都是假设，然而一退一进，一扬一抑，笔路最为轻快）

吾故曰：势利起于家庭，至王三胡子而已极矣。（结）

缪莲仙曰：“文如抽茧剥蕉，且见先民规范。”

寄庐老人曰：以最浅俗之语言，极嬉笑怒骂之能事，而八比句式与语调无有不合，即一词一字亦无违规之迹。钱钟书先生在来函中也曾提及此文，可见其兴味之浓。